

杂项藏趣

狮子雕件的玩赏

□青丝

狮子在古代的雕刻作品中，是很常见的艺术形象。尤其是造型小巧、可随手把玩的文房小件清玩，狮子是应用最为广泛的艺术符号。工匠在玉石、红木、牙骨、金属、橄榄核上面雕镂出狮子的各种形态，供人欣赏把玩，陶冶性情，寄托个人怀抱。这些雕刻作品因内蕴丰富，工精艺巧，展示出了极强的艺术性，张扬着色调鲜明的传统文化趣味。

其实在古代，除了国外进贡或由商队贩运到中土的少量狮子，古人很少能见到这种名为“狻猊”的猛兽。而狮子的雄健威武形象被人们广为接受，与佛教的流行有关。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的文殊菩萨，就是以狮子为坐骑。另在佛教用语里面，夸赞一个人出类拔萃，誉为“人中狮子”，褒扬其人就像狮子一般沉毅雄强、极具威严。这种美学也深刻地影响了民间的趣味。于是，不仅石雕狮子被大量置于建筑物的门前，文人也借这种猛兽叙说自己的潜在志向与梦想。

譬如古人入仕为官，以位列三公为人生最高追求，三公之最尊者为太师，由于“狮”与“师”谐音，狮子的造型就成为了官场仕途的最高隐喻符号。另在儒家文化里，“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名曰‘父师’，士曰‘少师’”。有文化而受乡里尊敬的人，被称为“父师”和“少师”，这些尊崇的地位，也随着文人的主观想象，从狮子的造型中获得了变更。这种可以任意阐释的狮子形象，为古人的未来人生走向提供了美妙的想象前景。故在文人赏玩的文房器物中，狮子是最常见的主题，文人藉此涵养品德、丰富艺术修养，同时也有抒发内心怀抱、寄寓人生志向和理想的现实意义。小小的狮子雕件，实际上也是含义微妙的文人精神家园。

雕刻作品中的狮子形象，多经过美化设计，外形娇憨灵动，卡通而不呆板，带有鲜明的传统审美特征。工匠因材施教，精心布局，巧妙刻画出狮子丰富多变的表情，又以深邃的刀工、刚劲有力的线条烘托狮子的身姿雄健，勇猛威武。有些雕刻作品还会同时应用浅刻、镂空雕、圆雕、浅浮雕等技法，以令构图饱满。

鉴赏狮子雕件的优劣，关键是看作品的艺术性，材质只是价值的基础，只有精美的工艺才能在材质的原有价值上，增加艺术的附加值。具体来说就是造型活泼、气韵生动，于具象造型中又注入了工匠的审美情趣，使得作品充满了新意，藉此便划定了与凡品的界线。雕刻的刀法须老到爽利，构图饱满而又均衡，使得各个细节与整体协调圆融，恰到好处。另外名家的作品也会更受追捧，为按人按名气定价，具有更高的收藏价值。



民国黄杨木雕狮子小件

藏品鉴赏

人面鲋鱼彩陶瓶

□曲水

1957年的10月，甘肃省甘谷县西坪遗址处出土了一尊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人面鲋鱼彩陶瓶（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虽然它再次面世的时间已到了20世纪的中期，但它的真正诞生年代却可追溯到距今55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它所反映的是我国黄河流域最为灿烂辉煌的仰韶文化。近50年后的2001年6月12日，中国和比利时联合发行了一套两枚《陶瓷》邮票，其中代表我国彩陶的一枚邮票图案，选择的就

是人面鲋鱼彩陶瓶。人面鲋鱼彩陶瓶形制较大，瓶高为38.4cm，口径7cm，呈现古朴美观的圆腹平底状，瓶子的颈部有一对耳，瓶口缓缓收拢，为平沿，口沿略略上斜，中部还有一圈向外突起的古代纹饰。此彩陶瓶为泥质橙黄陶制成。最为稀罕，也是最受考古界、古玩界重视的是在瓶肩部以上至近底处绘制的极其明晰的墨彩人面长尾形象。这幅彩绘形态生动，鱼首即为人面，且是圆头，在额头上有“十”字纹路，人面的肩部绘着数道横纹，特别是那一双大眼，目光炯炯，恍能直射人心。此“人”还大张了圆嘴，一排整齐的牙齿外露出来，其颈部有“U”字形细纹，腹部是网状花纹。“人”的身躯蜷曲起来，像是在自由游动一般，两只前肢支持身体，头部略略昂起，使“人”形更为逼真。专家根据图像推断，该彩绘图案为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鲋，也是咱们民间俗称的“娃娃鱼”（其叫声宛若婴儿叫声，故名）。

人面鲋鱼彩陶瓶具有浓郁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色。上面的图纹虽单纯以线条勾绘，但运笔自如，完全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反映出远古人类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凭借观察能力、绘画才华便能进行艺术再现的高超水平。同时，人面鱼的形象也以小见大地表明了远古先民们对于自身始祖稚拙而神奇的想象。尽管我们今天已将此瓶定名为“人面鲋鱼彩陶瓶”，但不少文物研究专家还是对瓶上的图纹形态发表了自己的不同观点。比如有专家就认为陶瓶上描绘的是先民们心目中人类人文始祖伏羲的样子，也有人觉得人面鱼形象应该是当年黄河上游，天水、武都一带某个不知名部落里流行过的图腾，且是人类想象中最

早的龙形图腾，是原始龙的雏形。对于这些见仁见智的解释，笔者以为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在彼此的探讨中求索更多古文化的奥秘。



人面鲋鱼瓶



桃花仕女壶

粉彩桃花仕女壶

百姓收藏故事

□李晋

有桃花，必有美人，两者的搭配，称为“桃花仕女”，近现代粉彩瓷装饰画中很常见。绿树枝头，有若干个粉红点渲染的桃花，花下是古装汉服女子，她们或读书、或教子、或针织、或赏花……不论怎样的生活小景或历史片断，她们均有着相似的形态，清眉细眼，削肩细腰，弱不禁风的样子，让人生出十二分的怜爱。

“桃花仕女”从清中晚期流行到民国，也有百余年时光。当初的画家费丹旭、改七芗等人，对《红楼梦》中黛玉式的女子有着很深的眷念，这种带有胭脂气息的思想情感，左右了他们的创作，他们在白描打底、运用勾染皴擦等技法描绘女子时，总或多或少移植了“黛玉”的基因，可能令他们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笔下“倚风娇无力”的女子，会成为特定年代的审美符号，仕女们踮起纤足，很轻易地从宣纸上跃身到瓷器上，占据了瓷器表现纹饰的主流。

流传许久的“桃花仕女”瓷器，在民间有很大的存世量。玩瓷的人，几乎个个接触过。这把“桃花仕女”粉彩壶是十多年前，用半个月的工资换取的收获。

庆幸的是，花高价得到的是把老壶，壶身的文字显示了壶的身份，它是景德镇瓷绘家刘子涛的作品，制作于辛丑年，即1901年，对这件晚清的物件，当时并不上心，赏玩没多久，就用报纸把壶包扎得严严实实，随便塞在一只纸箱子里，将它束之高阁。因东西杂乱的缘故，之前一直没有找寻到它，直至近年老家搬迁，它又鲜活地重现在我的眼前。

如遇久别重逢的老友，手执美人壶到阳台把玩，尽管壶嘴在颠沛流离中产生了轻微磕碰，但壶的整体并没有什么损伤，瓷器釉面依旧莹亮洁净。画面中，弯曲的老桃树扎根于植有花草的土地，一挽着云鬟的女子坐在栅栏旁的山石上，和身旁站立的婢女状女子倾心交谈，搁置在山石上的线装书册，让她们多了份知识女性的范儿。看这件尘封多年的美人壶，想到她们青春永驻的容颜，想到她们不受喧哗外界干扰的对话，不觉有暗暗惊喜涌上心头。

图案里的美人，虽有一丝近乎病态的美丽，但却流淌着清雅内敛的含蓄之美，与壶盖上“一片冰心”的蕴意颇为相称。